

學習參攷材料之三

國際主義
民族主義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編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

目錄

一、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	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給「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 十月革命卅一週年專號所寫的論文——	
二、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劉少奇）	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斯卡特謝科夫）	三〇
——蘇聯少共真理報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答讀者問——	
四、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三五
——一九四八年六月——	
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四四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六、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學習中央「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的指示	四六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	
七、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丹沙路班潔）	四九
——摘自「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專論——	
八、南共的領導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勞度）	五九
——摘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	

九、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往何處去（齊卡）……………七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真理報社論——

附：在內蒙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高崗）……………七七——八九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毛澤東

——給「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

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專號所寫的論文——

現在，當着全世界覺悟的工人階級和一切真誠革命的人們對於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第三十一個周年舉行歡欣鼓舞的紀念的時候，使我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個周年紀念的時候所寫的著名的論文。斯大林在這篇論文中說：「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主要地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樣，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巨流中去。第三，這樣，它就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歷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並且這條革命戰線是列寧和斯大林而在列寧死後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導之下建築起來和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難道除了這樣一條革命戰線以外，還有什麼別的革命戰線嗎？三十一年來的歷史難道還沒有證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國主義，又不滿意蘇聯的人們，一切企圖站在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戰線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人們的革命戰線之間的所謂「中間路線」，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澈底虛偽和澈底破產嗎？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列甯、斯大林式的革命黨。沒有這樣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恩、列、斯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羣衆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榜樣的時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發展了新式的革命黨。自從有了這樣的革命黨，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這個變化是如此鉅大，以致使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變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個事實難道還不明顯嗎？

以蘇聯爲首的世界革命統一戰線，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德意日。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假如沒有十月革命，假如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沒有蘇聯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綫，還館設想戰勝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們嗎？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的意義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瘋狂的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威脅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們，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極端腐敗及其瀕於滅亡的恐怖情緒。這個

敵人還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為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這調敵人的基礎是虛弱的，它的內部分崩離析，它脫離人民，它有無法解脫的經濟危機，因此，它是能够被戰勝的。對於敵人力量的過高估計和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瘋狂侵略、反對賣國獨裁和以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為目標的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現在已經取得了鉅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兩年時間內，已經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由防禦轉到了進攻。在兩年作戰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後的發展，尙未計算在內），人民解放軍俘虜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六十四萬人。中國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九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五。現有人口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三。現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國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於我黨堅決地領導農民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現已在大約一萬萬人口的區域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給了農村人民，首先是貧農和僱農。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萬人，增加到了現在的三百萬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團結一切革命力量，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知道，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不怕這些困難。我們認為困難是必須克服，並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鬥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

人階級的援助。這一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確定了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他在臨終的時候，還寫了一封給蘇聯的信，當作他的一份遺囑。背判孫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國主義反革命戰線方面，反對自己國家的人民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匪幫們。但是人們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全部反動統治將被中國人民所澈底打碎。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 三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

恩列甫主義一系列的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甫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爲什麼總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爲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爲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 Nationalism 或譯爲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求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個不同的集團。而爲着追求自己一己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爲

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爲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即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爲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分以收買國內一部分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對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夠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

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的數目，這稱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為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它們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追壓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和對外的侵略，甚至要完全武斷的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勝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爲犧牲，來達到它保障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在對它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爲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须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它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

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緊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綫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綫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的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羣衆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

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够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磨、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種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羣衆，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甯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視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心去幫助其他民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求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他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常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

「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懷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為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為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在這些國

麼裏，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纔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為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的

獨佔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圖書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爲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爲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再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的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

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模式，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屠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着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的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著本狀況。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

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 and 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色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爲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要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共產黨情勢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

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為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而走狗，在帝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為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在日益廣大加入反對它們的鬥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內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至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的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的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爲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壘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壘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走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

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徹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徹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徹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夠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去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和他们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

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的國際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還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還是世界上不論那種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解除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的獨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

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已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覺醒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的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圖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嶄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地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

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裏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產力在那裏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為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 性與馬克思列甯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甯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爲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會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爲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列甯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列甯）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

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後一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向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辦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辦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裏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賊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郭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分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尙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羣衆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於階級問題相聯系、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系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分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裏的資產階級也是按照他自己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

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鬥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國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蘇聯及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狗奴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鬥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鬥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卽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爲「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感情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

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分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武斷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的目的。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斯卡特謝科夫

——少共真理報「答讀者問」——

維列索夫同志（唐波夫省）問：我們應當怎樣理解：蘇聯人民與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族人民的爱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的發展上展開了一個新時期，一個勞動人民由剝削者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的時期。政權之轉入工農手中，乃是社會發展中最偉大的質的飛躍，這一飛躍給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帶來了深刻變化。

在革命後起了根本變化的各民族精神生活的本質的表現之一，就是勞動羣衆對於自己的祖國的態度。

在沙皇俄國，人民對祖國土地、祖國文化及其傳統的喜愛，會是與對壓迫者、對剝削者在國內所建立的野蠻秩序的強烈仇視結合着的。地主與資本家們，卑鄙地利用工農的爱國感情，曾力圖以民族主義來毒化羣衆，而在所謂「民族統一」的利益下宣傳着調和階級矛盾的說教。俄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就會經進行了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他們了解：民族主義會給民衆的解放運動帶來如何巨大的毒害。然而和這個毒惡東西進行真正廣泛的具有原則性的鬥爭，則只是從無產階級——它本身就是天生的國際主義的階級——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才展開的。在無產階級出現以前，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真正的國際主義。以前，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沒有越出民族主義的範圍，而壓迫階級的國際關係，則從來與國際主義未曾有過任何共同之點，因為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會經是而且現在也是掠奪和奴

役別的國家與別的民族，而不是各民族平權互助的思想。舊世界只知道一個「結合」各民族的手段——侵略，當然，這是任何時候也不能把他們結合起來的，它只能引起民族解放運動，並使這種由於內部矛盾而分崩離析的、成份複雜的「結合」趨於瓦解。

無產階級對於愛國主義有自己的完全新的理解。列甯曾把愛國主義特別縝密完而整地歸納在他的論文「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理」。列甯指出：無產階級摯愛自己的祖國、神聖地尊崇它祖國的革命傳統，奮不顧身地進行着從剝削者手中解放祖國的鬥爭。列甯教導說：「大俄羅斯人民族自傲精神（不是奴僕心目中的那種自傲精神）利益與大俄羅斯人（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無產者的社會主義利益相合。」（列甯全集、第十八卷、八三頁）這種對於愛國主義的革命的、理解，就引導羣衆首先去和「自己的」壓迫者鬥爭，去和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勞動人民團結。愛國主義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並成爲真正徹底的革命的愛國主義。

資產階級拚命宣傳——而國際孟什維主義在這點上又幫助了它——自己的由民族壓迫中求得民族「解放」的方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加強不同民族的勞動人民之間的民族仇視。這種方法，其結果就是加強各國資產階級的陣地和使勞動人民更加受到苛重的奴役，削弱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唆使這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壓迫少數民族，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方法，以建立不同民族工農的兄弟聯盟手段，解放了各被壓迫民族，而奠定了勞動人民對於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之新態度的基礎。我們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勞動人民，都以熱愛注視着蘇維埃國家，注視它的領導民族——俄羅斯人民；他們的民族利益，是和所有蘇聯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和建設共產主義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會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够從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造成的軍事破滅，經濟破滅中拯救了我國。會只有革命，才能够避免了我們祖國失去民族獨立而爲外國帝國主義所完全征服。達到兩次戰爭破

國的國家的經濟復興任務，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所無能為力的。然而，資產階級無能為力的事情，當政權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時候，却可以付諸實現。斯大林同志說：蘇聯生產之空前增長，不可法為這是國家由落後走向進步的簡單、普遍的發展。這是飛躍，是完全藉助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藉助國家工業化與農村集體化的蘇維埃政策才實現的飛躍。正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才能使得在最短期間內建立了這樣的物質財源，我國人民依靠這個財源，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維護了自己的民族獨立，並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了許多歐洲民族。因此，蘇聯勞動人民認為我國的政策就是自己的政策，我國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的勝利，就是人民共同的勝利。我們民族自傲心，乃是勞動人民由於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感到的自傲心。

資本主義把文化引向了破產和頹廢，而人類由於歷史發展進程早就面臨這樣的選擇了：「或是犧牲一切文化，或是以革命手段剝脫資本主義的枷鎖，剷除資產階級的統治，爭取社會主義社會與持久的和平。」（列甯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四五頁）只有蘇維埃政權才給予了過去會被壓迫的和會走向衰亡的民族以發展自己文化的可能，像一個獨立民族那樣復興和發展的可能。

被解放了的各民族，自願結合在一個親如兄弟的大家庭裏。世界認識了一種在平權、友愛、任務與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各民族真正團結的新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陳舊的令人作嘔的民族主義，就是人們意識中最危險的資本主義殘餘，因為民族主義將離間各民族，削弱他們之間的友誼，因此它與勞動羣衆真正的愛國主義是不能相容的。

布爾什維克黨考慮到「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在民族問題方面，遠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富有生命力」（斯大林），經常對民族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鬥爭。在我國，民族主義的表現，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黨以貫穿著國際主義精神的新愛國主義，教育了我國人民，斯大林同志：「蘇維埃愛國主義，不是分裂，相反，而是團結我國的所有民族成爲一個統一的兄弟家庭

……同時，蘇聯各族人民尊重外國各族人民的權利與獨立……「蘇維埃愛國主義，在所有加入蘇維埃聯邦的各民族的友愛上，在這一個共和國對另一個共和國的兄弟之誼的幫助上，在民族文化的繁榮上，都得到了鮮明的表現。

新型的愛國主義，在勞動人民取得政權的人民民主國家中產生着和鞏固着。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各民族，打碎了剝削者的枷鎖，建立了人民的國家。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團結在各國共產黨的周圍，他們看到並覺悟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就是他們民族利益的最高表現。執行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熱情的勞動，民族文化的急激發展——所有這些都是人民民主國家勞動人民的新愛國主義的表現。這種愛國主義是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結合着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曾經進行的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現在尚在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陣營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使這些國家的民衆明確地認識到；只有各民族的緊密協助才能贏得勝利，蘇聯的強有力的支援與幫助，乃是贏得勝利的決定因素。由此而來的，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互相之間，與蘇聯之間的密切友誼。由此而來的，是這些國家勞動人民對於蘇聯，對於這一在生活中徹底、完全體現了社會主義原則的國家的熱愛。

與任何民族仇視的表現都相去甚遠的國際主義——它是新愛國主義不可毀棄的構成部分——便勞動人民的敵人大為激怒。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在著名的「汎歐羅巴」奴才計劃的統一中，正在復活着陳舊的民族主義的夢幻。他們想以民族主義代替愛國主義，想以世界主義代替國際主義。他們——民族主義者，對於他們來說，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就高於一切！他們——世界主義者，他們的宣傳家宣佈說：打倒民族主權！爲了美國憲兵與公司推銷員的行動自由，取消一切國界！

勞動人民知道，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牌子的兩面，賤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者，與爲了取悅於美帝國主義者而賤視自己民族的世界主義者，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

社會民主黨卑劣的民族主義的實踐，恰好是法西斯的毒惡宣傳得以成長的基地。列甯遠在一九一五年就會寫道：「機會主義與社會民族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血肉關係、聯系，以及相同，是毫無疑問的。」這些指責的話，正打中着今天的右派社會黨人，妄圖阻擋各民族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復興者。

無論是蘇維埃愛國主義，或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愛國主義，沒有國際主義，都是不可想像的。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各民族的愛國主義，是取得政權羣衆的在歷史上尙未見過的新愛國主義。因此，帝國主義者是如此仇視它與懼怕它，因此，他們力圖以一切手段在各民族之間撒佈不信任，力圖以民族主義的毒藥來毒害各民族，力圖分裂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

（仲平譯）

情報局關於

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六月——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一九四八年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為：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克，德治，盧加；匈——拉科西，傑爾斯；波——培爾曼，薩拉克斯基；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郎斯基，西羅基，詹明德，奧萊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傑。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佈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本社茲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真埋報六月二十九日所載該項決議錄音譯出，並經過初步校正，發表如下：——新華社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一
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斯主

魏——列甯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布）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二

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聯共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詆譭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爲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會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並把它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蛻化、蘇聯蛻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中得到了散佈。

情報局認爲：這種反蘇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

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

無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數說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背馬克思、列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甯的著名論證。列甯說：「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制，全國大部分土地還集中在富農手中及採取僱傭勞動等等的條件下，不能以模糊階級鬥爭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而走向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列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為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論點。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够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仍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

情報局爲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內基本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羣衆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爲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在階級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各種分子（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資產階級的政黨。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爲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爲滿足。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黨的使命，在於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俄國孟什維主義者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羣衆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 情報局認爲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蜕化的危險

五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

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養成軍閥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

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鎮壓。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線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民族陣線書記）和海德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允准這種可恥的、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南共本身存在和發展的利益，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六

情報局認爲：聯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布爾塞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對批評兵刃相加的敵視態度，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破壞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共領導者，在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表示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德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聯共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方面對南共領導者進行了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圖宣佈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決議，這一決議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但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一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擴大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分。

為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進行初步的長期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生底聯盟，發展能够組織集體經營農業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澈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府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早已註定了的失敗的冒險，只是自欺和空洞的煽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和煽惑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的所有這些法令和宣言，都是煽動民心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腕，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

估計到南共黨內造成的情況，和為給南共領導者以出路起見，聯共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為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當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

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真正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裏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

估計到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贊同聯共（布）中央對南共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聯共（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信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為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憲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為：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是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裏，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會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又公開地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潛在能力。他們以為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持，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為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共底領導人不瞭解國際情況及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威脅的技倆，以為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

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顯然是由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綱領出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此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瞭解，也可能是假裝不瞭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線的充分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與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够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 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爲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爲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布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分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分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專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學習南共問題

兩個決議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

爲動員幹部和黨員學習共產黨情報局及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兩個決議，東北局擬出一個指示，經中央修改，並認爲可與中宣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新華社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文章聯系起來學習。現將經過修改的該項指示轉告，作爲各地學習的參考。

中央八月

(一) 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認清蘇聯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陣綫中的主力軍與領導者，東北的解放，蘇聯紅軍的功勞最大，中國人民必須與蘇聯結成鞏固的兄弟聯盟，中國革命才能澈底勝利，任何盲目的反蘇思想與感情的殘餘，必須加以肅清與防止，對中蘇友誼的一切挑撥者必須提高警惕。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容妥協——互相敵視的口號」(列甯)無產階級不但不反對而且贊助和領導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運動不但包括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有時，甚至一直包括到被壓迫民族中的封建皇帝。當清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運動，是動員羣衆，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爲對象，從而保衛或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地位時，這是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成爲他的同盟軍，因爲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人，是反對任何一切的民族壓迫，主張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澈底解放和完全平等的。

因此，共產黨人必須領導和贊助一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的解放運動，並在一切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中，成爲最堅定的革命的民族戰士。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定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奮不顧身地保衛中國民族獨立的革命的民族戰士。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與組織者。並且當孫中山由於接受蘇聯與我們中共的幫助，而把他在辛亥革命後所主張的那種狹義的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三大政策的革命民族主義的時候，我們是和他合作的。但是，如果將民族運動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民族主義，不去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而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相對立，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拒絕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就成爲反動的民族運動；又如果爲了某些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小民族，那就是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和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完全不同的；是與本民族的全體人民的真正利益與根本利益相矛盾的（馬克思說：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是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矛盾的。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贊成，並且必須堅決反對這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二）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必須以馬列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爲指導，去分析問題，了解問題與處理問題；必須反對黨內各色各樣的，在某些部門與角落中所存在的非無產階級（即地主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與觀點；應經常根據中央與東北局指示，具體分析東北解放區不同地區內，各種不同的階級關係，與不同的階級鬥爭形式，正確運用中央與東北局所規定的階級鬥爭的政策與策略，以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依照現時可能性，有步驟地、有分別地、進行階級鬥爭，並善於在深入階級鬥爭時，繼續防止冒險主義，同時，善於在階級鬥爭初步勝利之後，防止

自滿自足，自高自大，麻木不仁，喪失階級立場與戰鬥意志。

(三) 充分發展黨內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即有組織、有秩序、有領導的民主；發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風、組織原則與組織紀律，去克服各種各樣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與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反對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游擊主義，以達到全黨在毛主席、中央與東北局領導下，高度自覺的集中與統一。各色各樣的自由主義，摸稜兩可的態度與哼哈的腔調，必須堅決反對。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政治態度十分明朗，階級立場非常清楚，是非分明，光明磊落的、黨的正確路線與真理的堅決擁護者與執行者。

(四) 應特別加強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真正結合起來，既要反對理論與實踐脫離的教條主義，又要反對實踐與理論脫離的經驗主義。不當地和誇大地強調特殊性、地方性、局部性、民族性，不當地和誇大地強調個人的或一時、一地、一部份人的切身經驗，而離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輕視世界革命的經驗，放棄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不以馬列主義理論為行動的指南，這就是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現在是東北黨內幹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危險，正像教條主義，曾經是過去時期黨內幹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危險一樣。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一樣，也是一種主觀主義，必須加以揭露、批判與克服，必須使每一個幹部懂得：如果不好好學習馬列主義，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而滿足於自己的狹隘經驗，就會喪失革命前途，變成鼠目寸光的事務主義者，其結果是非常危險的。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

沙路班潔

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摘自「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專論——

(一)

共產黨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中，批駁了目前南共領導集團之反馬列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個路線實質上是使南斯拉夫共產黨走向毀滅的路線。

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之基礎，這個學說的無敵的力量，已在近百年來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中得到了證明。南共領導者一貫的進行着降低黨的作用，使黨溶化在包括極複雜的階級成份的擴大非黨人民陣線裏的方針。這就損害了黨的基礎，威脅着黨本身的生存，威脅着黨之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威脅着黨之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最高的組織形式及最重要的武器，

南共領導者，首先就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對黨的問題的取消主義的路線，使得南共黨處於半合法的狀態。這些領導者們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以前黨的最兇惡的敵人、間諜、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式的組織形式，並迫使黨實施一種可恥的恐怖制度，在這種情形下，黨員的起碼權利都被蠻橫的剝奪了，對不正確的領導路線及領導方法稍加批評，就遭到殘酷的鎮壓。

沾染了貴族式的傲慢，自大習氣的南共領導者們，已走上了脫離社會主義反帝統一戰線的道路，

離開了南斯拉夫國際主義的傳統，叛變了勞動者國際團結的事業，並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

被帝國主義的流氓敵詐性的威脅嚇慌了的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以為向帝國主義作某些讓步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與他們談好南斯拉夫的獨立問題。南共領導者一面用左傾的「革命」旗幟遮掩起他們從民粹主義、孟什維克、托洛茨基等立場出發的濫購貨，一面又圖企強迫人民羣衆實行其在帝國主義國家幫助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假牌的冒險主義綱領。實際上這個「綱領」就是脫離社會主義，離開共產黨主義統一戰線，和走向資本主義的假面具。

(一一)

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情報局決議）

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叛變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之後，就危害了南共本身的生存，實行這種冒險主義，就造成了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實際危險。

1. 關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這一學說，是馬列主義最重要的基礎之

(一二)

馬克思、恩格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政黨，就不能掌握無產階級政權，和解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甯、斯大林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原理，並創造了適應於新的歷史時代的、適應於帝

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黨、黨的組織、思想、策略、理論基礎的完整學說。

列甯主義的黨，這一新型政黨的布爾什維主義之組織原則，乃是在與機會主義者、尤其是在與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進行數十年頑強鬥爭中創立起來的。

列甯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不等於整個階級，更不等於全體人民。如果把它們等量齊觀，那就是取消了黨和非黨的界限。

馬列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乃是高於勞動人民其它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也就是說，在蘇聯，黨應該高於蘇維埃，在南斯拉夫，黨應該高於人民陣綫。黨的高於勞動人民一切組織，不僅僅由於黨內集中了勞動人民中的最優秀的分子，而且還由於黨有其特殊的綱領和政策。可以依據這些綱領政策來領導勞動者的一切組織。

南斯拉夫的情況却與馬列主義這一綱領的原理正相違反，他們認為南斯拉夫的基本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綫。

鐵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因為人民陣綫不僅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上團結的最好形式，而且是我國各族人民在民族關係上友愛和團結的最好形式。所以無論何種政黨也不能代替這個人民陣綫，因此人民陣綫應成爲一個永久的全民政治組織。

在人民陣綫規章（南斯拉夫人民陣綫基本組織原則）第一項內，就開宗明義的指出：「南斯拉夫人民陣綫是基本的政治力量。」

由此可見，南共領導者認為：無產階級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人民陣綫，而實際上人民陣綫正在逐漸地代替着南斯拉夫共產黨，更確切的說是在篡奪着南斯拉夫共產黨。其本質是使南斯拉夫共產黨溶化在人民陣綫裏。南斯拉夫政治領導者如鐵托、卡德爾等在他們所公佈的政治性的發言裏，經常提到的僅僅是人民陣綫。

當然，我們並不懷疑，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在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佔領者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會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我們也不懷疑目前人民陣線能是，而且應當是聯合南國一切民主力量的重要手段。然而，人民陣線不能夠代替共產黨，而且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實際上，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是怎樣的呢？

大家知道，還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以前，就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發起之下組成了人民陣線，參加人民陣線的各個團體，都是來自舊政黨的成份，以及舊政黨中的上層分子。與共產黨並排參加人民陣線的有：霍爾瓦特共和農民黨，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共和黨，資產階級民主黨和獨立民主黨，塞爾維亞人民農民黨和農業同盟（這兩個黨在戰後已合併為塞爾維亞農業黨）。除了政黨之外，還有很多羣衆性的組織也參加到人民陣線裏去，例如青年反法西斯同盟，南斯拉夫職工會，和婦女反法西斯陣線。可見，人民陣線所包括的不僅是共產黨，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不僅是勞動者，還有富農、商人和小工廠主。

德熱拉斯曾說：「參加人民陣線不受任何思想、宗教、以及其他任何方面的限制。」（引自情報局選集九十三頁）

把這種包括極複雜階級成份的人民陣線視為南國政治領導的基本力量，這就是直接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章裏會清楚的規定了黨的機構和黨的組織原則，沒有這些，黨就不可免的要蛻化為散漫的、不定型的、無組織的「機構」，就取消了黨和階級的界限，黨章規定了黨組織的實際工作方法、黨的組織形式，以及黨內生活的規則。

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克思革命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也表現在這樣一件事實上，即是說：如果南

斯拉夫人民陣綫有自己的綱領和章程，則南共黨却反而沒有任何綱領、章程。而在這種情形下工作的南共領導者，却沒有感到任何缺憾；且還熱心地把這種綱領與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變成一種美德，甚至，還證明了：共產黨不需要自己的綱領。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鐵托說道：「南斯拉夫共產黨有沒有比人民陣綫綱領更特殊的綱領呢？沒有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沒有另外的綱領，人民陣綫的綱領就是共產黨的綱領。」

南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卡德爾，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議上，也發表了這樣的關於共產黨和人民陣綫綱領的觀點，南共中央宣傳部長德熱拉斯也重覆着鐵托的意見，認為人民陣綫綱領和黨的綱領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如果，德熱拉斯曾在一九四七年在波蘭舉行的共產黨情報局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堅決依據着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進行工作」，那他就是直接欺騙和當面造謠。實際上，南共領導者已在組織綱領問題上，越來越遠的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已蛻化爲孟什維克取消派的立場。

列甯、斯大林教導我們：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自己的政黨，不僅是爲了取得政權，而且還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保衛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

斯大林同志說到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政權在爭取社會主義徹底勝利中的意義時，曾指出：「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在重新教育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本身具備

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目前南共領導者的機會主義路線，使得南共逐漸地破壞自己之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力圖使南共陷於半合法的地位。

在南斯拉夫，許多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思想生活等問題的重要決議的通過，及向人民公佈，不是用共產黨的名義，而是用人民陣線的名義。

直到現在，黨的組織還保持着半合法的狀態，無論是下級的組織、區委，省委以及中央一級黨的組織。都處於半合法的地位。

南共還存在這種情況，即是共產黨員必須掩蓋自己的黨員面目，必須以人民陣線的某一團體的一分子出現在羣衆面前，很多黨員說：「共產黨員在工作中沒有權利公開承認自己是黨員，否則就要受到黨的處分。」

在貝爾格萊德的大規模工廠「列藥尼克」廠（是南斯拉夫有名的五金工廠——編者註）裏，有四千以上的工人在那裏工作。據黨組織的書記談，廠中有一百六十個共產黨員，這種黨員的黨的會議是祕密召開的，在這些黨的會議上的決議是任何人不得知道的，黨的會議的決議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公佈過。與會的共產黨員只能在某適當的組織內把這些決議通過一遍。但却不能在任何場所引證黨的決議。工廠裏的工人都不知道他們有自己的共產黨的組織，不知道工人中間有共產黨員。關於這件事只有某幾個工人在猜疑而已。工廠裏的黨的組織從未用自己的名義在工人面前公開活動。在這種情形下，入黨的手續是：由支部書記祕密地聘請這一工人或那一工人入黨。

南共的區黨委是祕密存在的，他們都採取極端祕密的方式召集會議，從來沒有以任何一種方式向非黨員公佈過區黨委會議的決議。區黨委的工作人員從來也沒有過區黨委的名義在非黨羣衆面前進行工作。

南共中央委員會也同樣地沒有像一個黨的中央領導機關那樣進行工作，黨的中央全會從不召開，一切黨內生活的原則問題，是在幾個領導者（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德熱拉斯諸人）的狹小範圍裏決定。沒有具體領導，沒有吸收廣大的黨的積極分子去參加解決黨的任務。

從新南斯拉夫成立到現在這個期間內，上自南共中央委員會，下至黨的基層組織，從未公佈過任何一個黨的決議。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機關報「戰鬥報」完全沒有發表過關於黨的生活的文章，奇怪得很，「戰鬥報」在一九四七年——四八年這樣長的時間以來，直到現在為止，幾乎完全沒有登載過有關黨的生活，黨的會議，中央全會，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以及有關基層黨組織工作的任何一個通訊、論文和消息。在這個期間內，任何一個黨的領導者，沒有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有關黨的生活的文章。在黨報的社論欄裏，經常登載的是各種各樣問題的論文，然而却從來連暗示一下共產黨員在解決國家任務中的作用這樣的事都沒有過，從未提出過黨的組織所擔負的任務。更從來沒有號召共產黨員成為執行政府政策中的組織者和先鋒隊。

直到目前為止，南斯拉夫共產黨實際上是用不上合法的祕密方法來進工作的。南共黨員被迫隱藏起自己的黨員面目，這就是說，每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戰士的自豪和幸福——共產黨員這個最高尚的稱號都必須隱藏起來。在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這樣的稱號是絕對祕密的。

在共產黨已是執政黨的南斯拉夫的現存條件下，在人民面前，把黨完全祕密起來，這是絕對的錯誤的，是對黨有政治危害的，南共領導者為了掩蓋自己對黨的問題上的取消派路線，他們製造了許多虛偽的論據，他們說，他們之向人民掩蔽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爲了去掉南共以外的其他黨派發展力量 and 進行鬥爭的藉口，鐵托、卡德爾以這種一文不值的狡猾手段來改變歷史發展的規律，來欺騙階級

然而如果認為這種一文不值的滑頭辦法，可以使階敵人停止鬥爭，這是最可笑的想法。實際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在人民面前隱藏黨的旗幟，僅只是降低了黨的作用，遲鈍了工人階級的武器，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

由於目前南共領導者脫離了國際主義的原則，走向民族主義道路，害怕廣大的黨員羣衆和人民羣衆所產生的合理的憤怒情緒，他們就在黨內形成了可恥的，純粹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形成了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組織形式，南共中央的大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他們取消了共產黨員公開做政治活動，及公開向羣衆宣傳黨的觀點的一切可能。在南共黨的生活裏，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處心積慮地、蠻橫地剝奪了黨內民主的最起碼的權利。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造成了對南共生存和發展有致命危害的官僚主義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不認為黨是團結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階級獨立戰鬥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建立在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之上的，在這個組織裏，每個黨員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認為黨是游擊性的隊伍，黨員無權討論黨內任何問題，只應當是俯首貼耳，毫無異議的執行着自己「首長」的一切意圖和指令。南共領導者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基礎——黨內民主基本原則之後，就在實際上企圖採用軍事官僚主義的辦法，如像已被布爾什維克主義否定和擊潰了的「官僚主義家長」，叛徒、托洛茨基想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使用的辦法一樣。

這種對黨內民主的摧殘，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鎮壓，就使得幹部脫離了黨員羣衆，走向官僚主義和束縛黨組織的積極性的道路。黨員都害怕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敢對黨內缺點進行批評，都保持着緘默態度，以免遭受到鎮壓。

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海德爾兩個同志因為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蘇友好就被開除出黨和遭到逮捕，這種駭人聽聞的事便是南斯拉夫實行恐怖制度的最好例證。

南共領導者在黨內所養成的可恥的恐怖主義的制度，就是他們對自己在內外政策基本問題上所犯的脫離馬列主義的錯誤進行改正中之最大障礙，共產黨情報局指出：「南斯拉夫本身的存在和發展都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南斯拉夫正在奠定着社會主義道路過程的基礎。在工人階級面前，擺着巨大而繁雜的任務：按社會主義方法改造南斯拉夫經濟，克服南斯拉夫技術上的落後性，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根除資本主義成份，對私有財產的農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有這些都要求作為南斯拉夫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高度的運用自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果認為不進行階級鬥爭可以解決這些任務，不克服困難和矛盾也可以和平地、一帆順風地、妥妥穩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想法是極端糊塗的。南斯拉夫領導者還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本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由此產生的南斯拉夫農村中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化。

勝利解決這些任務的最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加強南共黨的組織生活和思想鍛鍊，使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力量和鼓舞力量。

消滅黨內恐怖主義制度，和組織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習氣，全部公開黨，恢復黨的領導作用，用加強黨的小組會、代表大會，和發揚黨員的積極性、自動性和創造性等辦法來使黨的生活健全起來，發展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南共黨員目前生活中的首要任務。

南共黨領導者，破壞了南共的國際主義的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明顯地企圖以冒險主義的非常手段形成一種偽裝的面貌，似乎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遵守黨內民主制的原則的。這樣他們就匆匆忙忙沒有進行必須的，鄭重其事的和仔細的準備工作就召開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們就像發寒熱病似的。草草寫成黨綱、黨章，就公佈了使南斯拉夫在幾天之內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和人剝削人制度的冒險主義法令和宣言。他們之所以用這種非常手段，其目的是想在沒有真正黨內民主和自

我批評的條件下，來迅雷不及掩耳地召集全黨代表大會，使大會批准目前南共領導上的機會主義路線。南共領導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的不正確路線，實際地威脅着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生存，造成使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有蜕化的危險性。

然而，在南共內部具有着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充分健全的力量。

(四)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中指出：「南共這些健全力量的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就要掉換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無疑地，南共是有光榮的鬥爭傳統的，南共黨內一定會有能够消滅黨內恐怖制度，反抗脫離了馬列主義的南共領導者的力量，一定會有能够在偉大的馬、恩、列、斯旗幟下，在別國共產黨的支持下，領導南斯拉夫勞動羣衆去爲社會主義勝利進行鬥爭的力量。

——葉羣譯——

南共的領導脫離了馬列主義

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勞度

——摘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

馬克思、列寧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它已經受了百年以上的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史的考驗，已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並已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列寧思想的無敵的力量已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中，在日益高漲的全世界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束縛、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裏得到了證明。

在這爭取人類未來幸福的偉大歷史鬥爭中，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需要加強一切國家的工人統一戰線，和團結一切共產黨的力量，以便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是以美國壟斷者為首的，以反對蘇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勞動者為目的的軍事經濟聯盟。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鞏固，全世界勞動者的團結，只有在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一切脫離馬列主義的企圖，對於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嚴重的危險。

正因如此，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裏，指責了南共領導者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表現在最近期間，他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由於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他們對蘇聯和聯共（布）黨進行着一種非友好的政策

。就使得他們在內政方面：在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墮落到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是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觀點上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並採取了對南國國民經濟有極壞影響的冒險主義，過左政策。這種反黨、反蘇聯的觀點，就使得南共領導者走上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道路，走上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轉入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衆所週知，馬列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問題——工人階級是一切勞動者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袖。農民問題——這個工人階級同盟者的問題，這是附帶的從屬的問題。但同時，農民問題對於共產黨仍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問題，列甯曾在一九一九年指出：一切革命和被壓迫階級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都教導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並領導勞動人民及被剝削人民中的散漫的落後的階層。」（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版十四頁）

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每個共產黨在革命實際活動中的指南。布爾什維克黨會堅定不移的運用這原則來領導工作，並會給民粹主義、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托洛斯基主義這些根本否認工人階級革命領導作用，否定工人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的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它的政治活動中是否應當執行馬列主義這一原則呢？毫無疑問的，應當無條件的執行。南共黨員是否能因農民在國民中佔大多數，就可以不把與農民基本羣衆建立聯盟的工人階級當做主要支柱，而以農民為其主要支柱呢？如果是這樣的方向，就是不了解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直接脫離了最重要的、最有決定意義的馬列主義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列甯說：「我們已和農民結成了聯盟，應了解這個聯盟就是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下解放出來，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和影響

下解放出來，並把他們吸引到無產階級邊來，以便共同戰勝剝削者。而托什維克認為農民是大多數，我們——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因此大多數就是有決定作用的。……然而由於農民不能獨立自主，實際上沒有別的路，只有恢復到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六頁）

在西歐一切國家裏，在人民民主主義的所有國家裏，連南斯拉夫也包括在內，唯一革命到底的力量，能以領導一切勞動者（首先就是一切農民基本羣衆）為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力量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至於包括貧農和中農在內的農民大多數可以參加而且有的已經參加到工農聯盟中去。

一切共產黨，連南斯拉夫共產黨也在內，都必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這絕不等於說只有先進工人才能成為共產黨員；共產黨還吸收着貧農、中農、以及知識分子中的先進的革命成份。然而，一切共產黨，連南共在內，都不應當是農民黨，這就是馬列主義的ABC，是不准許任何共產黨員忘記和忽略的起碼原則。南共的某些著名的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這一馬列主義道路面前迷失了方向。馬列主義認為在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裏，工人是起領導作用的。南共黨的領導者所發展的則是完全相反的觀點。鐵托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薩卡列普公佈的下列談話裏（該談話公佈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伯爾伯」雜誌）充分肯定的說：「我們向農民說，他們——是我們最堅固的基礎，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投票，而是因為，他們在事實上表現是這樣的。」照鐵托這樣說法，現在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鐵托這話不僅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且宣佈了一切農民，包括富農在內都已成爲新南斯拉夫的「最堅固的基礎」了。這還不明顯嗎？這種立場已直接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個立場所產生的觀點，完全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和馬列主義是毫不相容的。

南共中央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是人民民主國家的指導者）的理論，也同時表現在對黨的作用和人民陣線意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方面。大家知道，在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政

黨的代表與工人、農民、進步知識分子並列的參加在人民陣線裏。而南共黨的領導者不願意承認人民陣線中起領導作用的應當是工人階級，這種否認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觀點，就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蛻變為半公開政黨的狀況。南共中央的領導者輕視職工會，把職工會視為人民陣線的附庸組織。廣成為「共產主義學校」（列甯語）的職工會，被降低為第三等組織，其活動範圍被縮小到僅能召集會議。熱德拉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竟聲稱「召集專門的職工會，專門的人民陣線會議等等，都是十足錯誤和毫無意義。這些會議應合為一個會議，因為職工會是隸屬於人民戰線內部的。」不久前，莫西。伯也得寫道：「職工會（即工人階級）在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們不能算是南斯拉夫國家政權體系中的重要力量。」由於南共領導者們在最主要的問題上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他們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也就使他們不願意承認南斯拉夫工作階級在解放鬥爭中所會表現過的，和在新南斯拉夫建設中正在表現着的英雄主義。實際上，這就是對工人階級的叛變行為。

墮落到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

由於南共中央領導者不承認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南共領導者們就重演了可憐的、著名的「人民之友」（舊農民社會主義）的脚色，就迷失了馬列主義的方向，而走向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他們忽視了列甯反覆教導我們的話，列甯說：民主主義只有在工人階級裏能找到無條件的、堅決不移的、百折不回的擁護者。誰要是堅決地依靠着這個穩如泰山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就能夠強大有力。誰要是一面自以為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一面又不以工人階級，却以農民為其主要支柱，他就只能衰弱不堪和孤立無助。農民的民主主義，除了自身走向分化以外，永遠都不能產生任何東西。墮落到保衛富農利益上去的俄國民粹主義者的歷史，就是這一道理的最好證例。然而南共領導者們却頑固的依據着這種理論，走上了民粹

主義者的道路。

鐵托所發表的觀點，並不是新的，相反的，他是在重彈着很早以前就被破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主義者的老調，這對於一切懂得馬列主義歷史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年，在其著作「法蘭西和德意志農民問題」一文裏就堅決的批駁了法國社會主義者把保護全體農民的條文混雜到南特斯克綱領中去的企圖，恩格斯指出：「這就是對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直接違反」。在佛朗哥隔爾城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會上，修正主義者福爾美爾會以保護農民利益（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宣言企圖「收買農民」。恩格斯會斷然的駁斥了這種立場，並聲稱：「與這些思想絕對不能進行妥協，如果和他們妥協，就是違反我們的基本原則。」

然而，奇怪得很，在恩格斯說這話已超過一世紀的現在，居然還有把農民作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支柱」這樣的共產黨員出現。

鐵托和南共其他領導者們不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在農民階級性的問題方面還有着很多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農民是個一致的整體，而沒有看到農民中分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階級差別。南共的領導者甚至連富農這兩個字都不敢提到；當他們不得已說到農民的社會性時，他們就把自己限制在「農村裏有富裕農民」這樣毫無意義的空洞辭句裏。他們抹煞了馬列主義關於農民階級性，農民差別的學說。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其他問題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經驗。

共產主義的偉大導師列甯、斯大林會反覆教導我們說：布爾什維克黨的豐富經驗，對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所作的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中會說：「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企圖規定的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待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個階級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深刻基礎的態度，對待小私有財產以及小生產者的態度，已成為進步的綱

領。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已擺在我們面前，我想我們定能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正在創造着經驗，這個經驗將對後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益處，使他們能更巧妙的、更好的解決這些問題。」（列甯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五頁）

這個報告裏同時提到農民特點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關於這點列甯曾說：工人階級爲了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就應當用一切辦法來鞏固工農聯盟。列甯在這些原理中，是沒有任何矛盾的。他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是說明農民是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經濟發展，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和工人階級根本不同；工人階級的經濟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同時列甯認爲「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的、自發的、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俄文版一七三頁）

當然農民小生產的這一特點，對於組織工農聯盟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然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間的工農聯盟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農民的聯盟。而應當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勞動羣衆的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向資產階級成份進行堅決鬥爭、向富農進行鬥爭爲前提。斯大林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發展了列甯這一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斯大林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甚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的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就是機會主義，孟什維克主義，和社會革命的主義，無論叫做甚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做馬克思主義不可叫做列甯主義。」（斯大林著：列甯主義問題俄文本一九二頁）

總之，由於南共領導者在這些問題方面不相信馬列主義，對上述農民問題，就不能了解，就把全

體農民作爲農村的主導支柱，並忘記了向富農階級進行鬥爭。

認爲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機會主義觀點

南共領導者忽視了階級鬥爭和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限制的問題，南共領導者在公開談話和文件裏，經常抹煞農村的階級區別，他們沒有動員南斯拉夫黨去克服那些因農村資本主義生長所產生的困難和障礙。

鐵托在其爲動員五年計劃而作的談話裏，會說到了農村經濟部門的任務，但是關於南斯拉夫農村裏的政治困難，關於富農所進行的反對人民政權的殘酷鬥爭，却都一字不提。他沒有號召與會的代表們提高警惕性，沒有向代表們警告，在國內，尤其是在農村裏，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的更形劇烈；沒有揭露出富農階級向人民政權進攻的鬥爭形式和方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富農階級所發動的鬥爭就特別明顯的表現在去年進行徵糧工作的時候，這樣的事實很多：富農爲企圖破壞徵糧工作計劃，會故意毀掉他們所有的糧食，殺害了很多黨的和人民政權中的工作人員，富農分子會打入到人民政權的地方機關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罪惡行爲，企圖藉此引起勞動農民對政權組織的不滿情緒。

在去年的戰時軍人代表會議上，鐵托會承認了人民政權組織，在進行徵糧工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指出了很多向貧苦農民和烈士家屬徵收公糧的現象，鐵托聲明將把這些糧食發還給貧苦農民，錯誤將會得到糾正。但是他却沒有分析爲甚麼會犯這些錯誤，沒有根據南斯拉夫農村階級的鬥爭日趨劇烈的觀點來解剖錯誤的原因。

南共領導者對富農階級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和可能性認識不足，富農階級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在瘋狂的反抗南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南共領導者忽視了列甯斯大林關於黨應當使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警覺，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揚他們隨時隨地響應號召的精神準備，以便去進行反對城、鄉

資本主義成倫和反對反抗我們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的指示。

他們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目前南國條件下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的農村的加劇，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同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日趨削弱，如像布哈林分子們所鼓吹的資本主義會「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腐朽的理論一樣。

某些南斯拉夫的政治工作者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宣傳着反馬克思理論的自流主義。

例如，南國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彼得羅維赤，在他的「發展南斯拉夫人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論文（該文公佈於「斯拉夫人」雜誌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寫道：「農民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和本質的障礙。它是和社會主義部門密切結合在總的經濟計劃之內的，在這個經濟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它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和逐漸前進成為澈底消滅了經濟法則中的自發現象的部門。」（十九頁）

照他這樣說，那裏南國農村中的小農經濟和富農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障礙」，這種農村經濟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這個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已是再清楚沒有了。

階級鬥爭的不斷尖銳化，已成爲人民民主國家（包括南國在內）發展的必然規律，南共領導者忘記了這一真理，並失掉了領導全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能力。

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南共領導者在政策上沒有堅定的原則上的依照馬克思主義方式來製定政治路線，他們經常從一個方向搖擺到另一方向去，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在聯共（布）中央批評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成份發展估計過低和在本國宣傳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理論的錯誤之後，南共領導者就迅速的採取了對策，以便

證明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爲了證明在南斯拉夫已充分的消滅了反動派的基礎，他們就通過了包括小工商業國有化在內的，補充國有化法令。這種法令由於毫無準備工作和匆忙進行的原因，只能使南國人民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的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令，這種法令也是毫無準備的，因此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近，南斯拉夫領導者更充分自信地頒佈了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

情報局在決議裏公正的指出，南共領導者之在南國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只能是冒險的行爲，因爲當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還存在時，當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是絕對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南共領導者的這種冒險政策是由於他們否認了馬列主義關於消滅階級鬥爭必經過程的理論，和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產生的。聯共（布）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切以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企圖，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冒險性，都不能免於預先註定了的失敗命運。

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曾進行了怎樣深刻的革命改革，資產階級及地主都被肅清，一切土地、工廠、銀行、交通運輸等都進行了國有化，在殘酷的貧、富農間的階級鬥爭中，富農的基礎被強有力的摧毀了，大部份富農都得到了巨大的勝利果實，都被提高到中農的水準，整個鄉村都中農化了。然而聯共（布）黨任何時候都沒有依據這些事實做出農村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結論或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可以消滅全國資本主義殘餘的結論。列甯指出：「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經濟國家裏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着比共產主義還堅固的基礎。」

同樣大家也知道，在十月革命後十五年的過程裏都是這樣，首先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然後才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十五年中，這兩個步驟一直沒有離開過布爾什維克黨的講程。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說：「黨在新經濟政策進行的整個時期內，堅決的執行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發展的政策——其辦法是：進行農業累進稅制，限制地租，擴展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動的利益，用僱用借貸來扶助困難的經濟單位，以及執行一切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包括強有力扶植國家工業等在內）。然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鄉村和城市一樣徹底克服和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簡單來說，這不是別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

列甯、斯大林黨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之後，黨就把貧農和中農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就孤立了富農，也就為基本農民羣衆根本轉入集體化道路準備了必要的前提。

當這些前提都已形成之後，黨就把限制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為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已取得了集體農莊制全世界歷史性的空前勝利。

對聯共（布）黨，這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基本條件的經驗估計過低，就在南斯拉夫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危險，犯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許可犯的錯誤。因為，單在城市和工業方面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須在農村裏，在農業經濟方面，同時進行。

南共領導者最近期間執行的「左」傾政策已經超過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的任務。這些冒險主義的政策是不能適應目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的，這些辦法只有進一步的使工農聯盟發生混亂。

對合作社制度的右傾機會主義了解

任何人都想降低南斯拉夫土地改革的意義，然而我們如果過高的評價了這個土地改革的效果也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關於土地改革的效果，卡迭爾於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上曾宣佈說：「土地改革更加使人民政權與勞動羣衆接近，並使鄉村富有的投機分子陷於孤立，這樣，當然就根本給鄉村中全部資本主義成份

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土地改革大大減弱了他們對小農生產者的壓力，並用一定的界限，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可是，南斯拉夫農村的實際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一點能令人心滿意足的高枕無憂的根據，素稱農業國（農民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南斯拉夫農業經濟，目前仍然是一片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南國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仍然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南共領導者認為實行土地國有在南國是不適合的。企圖在土地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南斯拉夫有將近二百萬佔地不過五海克脫的農民。與這些農民同時存在的是大規模的富農經濟，因為依據一九四六年推行的土地改革法令，最多土地的佔有者，可以佔有十五——三十五海克脫可耕地。由此可見目前南國農村經濟中存在著富農經濟發展內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些富農經濟，就是反動派在農村裏的基礎。

南共領導者們，經常以工業國有化，發展農村合作社，「給我國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力量以致命打擊」（卡迭爾語）等話來安慰自己。由於南共領導者曲解了列甯，斯大林合作社計劃的原則，他們就過高的評價了南斯拉夫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這種過高評價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很大的害處。

南斯拉夫的農業合作社，在組織方面還很脆弱，還不能很好的進行工作，還只限於交換的範圍，還不能進行任何較大的生產；還不能改變小商品生產的基礎。而這個小商品生產正是資本主義成份的最深刻的基礎，卡迭爾否認了消費和日用品供給合作社不能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致命打擊」這大衆所週知的事實。

而且，即令這種消費、日用品合作社能夠廣泛的供給個體農民經濟，資本主義成份在生產範圍方面仍能發展起來。由於富農在大生產方面佔着優勢，他就排擠着小農和最小的農民經濟。使他們在競爭中毫無出路。

我們應當再次記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一九二五、二十七年的時候，社會主義部門，佔全國貿易方面比重的百分之八十一。九，合作社和國家經營的部門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然而，還不能說富農經濟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聯共（布）黨堅決的警告着資本主義成份迅速發展的危險性，在一九二七年底，聯共（布）黨第十五次大會上莫洛托夫同志說：「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在於目前富農仍佔有超越於集體經濟的優勢，因此富農經濟還在打擊着力量微弱的和中等的經濟。我們的農村經濟中的基本矛盾就在於此。我們無論如何，應為貧農和中農找一條出路。」

列甯斯大林黨在農業經濟集體化方面，在小農經濟生產合作社方面為貧農和中農找到了出路。南共領導者過高的估計了消費、日用品供給合作社的意義，並把它與生產合作社對立起來，他們這種態度是和馬列主義毫不相容的。列甯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認為普通形式的合作社，乃是集體化的前提之一。只有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在紛碎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工作中才有決定意義。

列甯斯大林的合作計劃：就是建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重工業，以使用技術來供給農村經濟。把農民羣衆的最普通的合作社形式，從交換合作社的範圍，提高為生產合作社，也就是走向集體農莊的道路，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給「富農以致命打擊」，和建設社會主義。

由上述問題裏可以看出，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對於南共黨、南國人民有着嚴重的危險。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南共黨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使得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有蛻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危險。

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的

民族主義往何處去

齊卡

——真理報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專論——

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在其一九四八年六月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這一衆所週知的決議中指出說：近數月來，早先隱蔽着的民族主義份子，在南共底領導中佔着優勢；南共底領導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而開始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

各國共產黨、人民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整個陣營，都同聲一致贊成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世界各國共產黨均認爲：現在南斯拉夫的領導，即鐵托集團的領導，已因其民族主義的政策，而便利了帝國主義，孤立並削弱了南斯拉夫。

鐵托集團是否從這些事實中領受了應有的教訓呢？

鐵托集團是否瞭解：民族主義的政策業已招致南斯拉夫喪失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各國共產黨，這種情況業已使得南共在國內和國外陷於孤立和削弱呢？

鐵托集團是否瞭解：要解脫它（鐵托集團——譯者）驅策黨和國家陷入的嚴重狀況底唯一出路，乃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放棄民族主義，並回到共產黨的大家庭中來呢？

沒有，鐵托集團並未領受到應有的教訓，我們還看不見他們已經瞭解了這些簡明易懂的事物。相反地，鐵托集團利用貝爾格萊德的報紙作喉舌，對於各兄弟共產黨，整個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

曾給予鐵托集團錯誤底公正的同志的批評，却報以猥褻的謾罵，並煽動對各友隣民主國家人民的民族敵意、廣泛的鎮壓、逮捕和槍殺敢於表示懷疑鐵托集團民族政策正確性之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不久以前，南國解放戰爭的英雄，解放運動時期的參謀長，最高軍事學校校長陸軍上將A.約萬諾維奇同志，被鐵托代理人、臭名昭彰的蘭科維奇特務所殺害。他之被殺害，爲的是他懷疑過鐵托集團民族主義政策和恐怖政策的正確性。爲了這件事，在南斯拉夫，人們已公開說：「鐵托集團正在蛻變爲政治暗殺底集團」。

如衆所知，鐵托集團並未準備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更正確說：他們害怕和沒有勇氣承認錯誤，因爲，要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錯誤，就需要有勇氣。更壞的是他們「驚惶失措地」抓捕和鎮壓任何敢於談論他們的錯誤。

列甯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

很顯然，鐵托集團無論如何也不能像列甯所說的，那種勇敢的正直的，和愛護自己黨的領導者。鐵托集團主要的民族主義叛逆行爲，是發生在一九四八年春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召開會議以前的時期，鐵托集團從拒絕出席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拒絕與各兄弟黨討論南共狀況問題起，便開始其公開的民族主義的政策。雖然會屢次建議南共派遣自己的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像前屆會上其它數國共產黨一樣，在會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但鐵托集團斷然拒絕參加會議工作。鐵托集團並不重視與各共產黨其中包括蘇聯共產黨的友誼，是已很明白的了。這就是一種公開脫離共產黨底國際統一戰線的舉動。

這就是一種脫離國際主義而走上民族主義軌道的舉動。

貝爾格萊德「鬥爭報」武斷說：鐵托及其同道者擁護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打算欺騙「老百姓」的謊言。實際上，它，這一鐵托集團而且不能與隣國共產黨和陸共居於一個家庭裏，還能談得上什麼反帝國主義的立場。

鐵托集團民族主義叛逆行爲的第二個重要事實，便是該集團在南共第五次大會上底可恥的偽善的和反列寧主義的行爲。純樸的人們期望：代表大會將在與各共產黨友好的旗幟之下，在鞏固新民主國家和蘇聯反帝陣線的旗幟之下進行工作。然而實際上，所得的結果却完全相反。實際上鐵托集團已把代表大會變爲反對鄰國共產黨鬥爭的舞台，變爲反對新民主國家反帝統一戰線鬥爭的舞台。這是「聲討」新民主國家及其共產黨，「聲討」蘇聯及其共產黨的一次大會。

當然，公開「聲討」蘇聯和新民主國家在南斯拉夫是不太安全的，因爲南斯拉夫的人民堅決擁護與蘇聯及與新民主國家的聯盟。因此，鐵托集團賣弄其廉價的詭計，決定以堂皇美麗的言辭，如什麼愛蘇聯，與蘇友誼，蘇聯在解放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等等，以此掩飾其反動的「聲討」。事情發展到連鐵托的同道者也建譏斯大林參加這一次無恥的「聲討」，並保護鐵托民族主義集團免受蘇聯及諸新民主國家的共產黨的批評。貝爾格萊德報紙的編輯先生耍弄了各種手段和陰謀詭計，賣弄了賣弄人底最奇幻和滑稽可笑的跳躍和翻筋斗，爲的是便於向南國人民證明說：黑的就是白的，而白的也就是黑的，鐵托集團的「聲討」社會主義和新民主國家，是次要的事情，而與蘇「聯盟」，與其結成「統一戰線」，乃是鐵托集團極其關懷的。其實：鐵托集團近來已開始與帝國主義者處於同一陣營，誹謗諸新民主國家和蘇聯的共產黨——以此迎合各國帝國主義者的歡心，他們不要與各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而要與帝國主義者建立統一戰線。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贊同和批准了鐵托集團底民族主義政策。「鬥爭報」的政治販子們，要求各國共產黨停止揭露鐵托集團的錯誤，要求各國共產黨信任和支

持這一集團，不然則這一「反鐵托集團的」運動」將予南國以嚴重的損害。

不，老爺們！共產黨是不能信任也不能支持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的。這種情況給南國帶來損失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這不能歸咎於各國共產黨，而是應歸咎於與各國共產黨絕交並向它們宣戰的鐵托民族主義集團。

「鬥爭報」的政治販子們應當懂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毫不相容的；作為資產階級觀念形態的民族主義，乃是馬克思主義底敵人。他們必須懂得：馬克思——列甯主義是不能與民族主義，或與共產黨內民族主義傾向妥協的。馬列主義為着勞動者的利益，為着各民族的自由與友好，為着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建設，必須粉碎民族主義——不論穿着什麼外衣的民族主義者。

列甯說：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適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個偉大的階級陣營，以及表現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底兩種不可調和的勢不兩立的口號」。

在資產階級政權已被推翻的條件下，剝削者階級及其代理人正力圖利用民族主義底有毒武器，以恢復其舊制度。

關於這點，斯大林說道：

「民族主義的傾向，就是使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策……民族主義傾向，反映出自己民族資產階級之企圖恢復資本主義……」

南共的民族主義不僅打擊反帝總陣線，而且，首先是在內政和外交方面打擊南斯拉夫本身的利益，打擊南國的民族利益和南共利益。

在外交方面，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導致脫離全世界勞動者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使南國喪失最可靠的同盟者，使南國自己孤立。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外敵面前解除着南國的武裝。

在內政方面，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正在導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和平的政策，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聯合」爲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導向脫離階級鬥爭的政策，導向不需階級鬥爭可以建設社會主義和剝削者可以和平走上社會主義這種荒謬怪論——即導致南國勞動者鬥志的鬆懈。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內部敵人面前解除着勞動者的武裝。

一年前，當鐵托集團仍未表現民族主義的趨向，還與各兄弟黨合作的時候，南斯拉夫依靠着自己最親近的同盟者——各國共產黨——之助，滿懷信心地勇敢地向前進。這是既往不久的情形。然而，自從鐵托集團走上民族主義的軌道以後，情況便起了急劇的變化。自從鐵托集團脫離了共產黨統一戰線並開始傲慢不遜地對待諸新民主國家以後，南斯拉夫便喪失了自己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在其內外敵人面前孤立無助。

鐵托集團民族主義政策底可悲後果，就是如此。

鐵托集團不懂得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與明白的道理。他們不懂得這一淺顯的真理，即在現代國際形勢的條件下，各國共產黨兄弟般的團結一致，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互相合作和友好，與蘇聯的合作和友好，——乃是諸新民主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上昇與繁榮的主要條件，乃是它們民族自由和獨立免遭帝國主義絞殺的主要保證。

「鬥爭報」的政治販子們接着又武斷說：對鐵托集團錯誤的批評，已變爲一種反南共和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運動。

這當然是不對的，過去和現在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運動。進行任何反南國各族人民的運動乃是罪過，南國人民的英雄功績，已爲世人爲共知。同時大家也都知道，南國人民是堅決擁護諸新民主國家及蘇聯底統一戰線的。南國人民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鐵托集團民族主義政策負責。我們認爲南斯拉夫人民是我們可靠的同盟者。

我們現在和過去也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反對整個南共的運動。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南共的大多數皆堅決擁護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友好，擁護與蘇聯及其共產黨的友好，南共大多數黨員都有實際的傳統，——這是無庸懷疑的。我們同樣也知道，南共大多數黨員都不贊成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我們知道，正是因為這種緣故，這大多數人才遭受着鐵托集團及其特務們的殘酷鎮壓。

這一「運動」並不是反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整個南共，而是反對鐵托的民族主義集團。它之所以進行，乃是爲着幫助南共分析鐵托集團的錯誤和取消南國領導的民族主義政策。

最後，「鬥爭報」的政治販子們便說：鐵托集團是和南共不可分割的，它乃代表南共的大多數。這同樣是不對的。一年以前，鐵托集團可能代表南共的大多數。但是這是一年前的事。現在，自從它離開各國共產黨以後，自從它與一切友鄰共和國決裂以後，自從它遊進民族主義陣營以後，鐵托集團已經不是代表南共的大多數了。現在鐵托集團是僅有黨內少數人信任的流派，它利用了國家機構，來壓迫黨內大多數國際主義者的意志。鐵托流派自絕於其黨，因爲它把黨交給劊子手蘭科維奇看管，因爲它在黨內建立了殘忍的恐怖制度，施行鎮壓，大量逮捕和刺殺。實際上鐵托流派現時業已與自己黨處於戰爭的狀態。祇有瞎了眼的人才看不見這一點。鐵托流派既然表現得無能爲力用一般的民主方式來維持黨內的秩序，以及不得不求助於大規模的鎮壓手段，那麼這就是說，它早已喪失了南共黨內大多數黨員的支持了。

鐵托流派僅代表南共黨內的少數人，這少數人並不是基於黨內的信任，而是依恃着南國的行政警察機構。

在內蒙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高崗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雲澤同志在這個會上的總結報告很好，東北局完全同意，我在這裏講五個問題。就是內蒙解放道路和黨的民族政策；內蒙工作的現狀；內蒙黨當前的政策；加強蒙漢幹部的團結；今後的任務。

一、內蒙解放道路和黨的民族政策

大家的發言說明一個問題：內蒙解放那條路走不通，那條路才走得通，內蒙人民幾百年來，受盡了異族侵略者殘酷的統治壓迫。滿清、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者，都以各種殘酷毒辣的辦法，向內蒙人民刮油水，而內蒙的封建統治階級則幫着刮，這就將一個歷史上以慄悍著稱的民族，弄成皮包骨頭，衰弱不堪，一天天走向衰亡的道路。掃除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內部的封建壓迫，這是內蒙人民多年來的迫切要求。但是爲什麼在過去老是達不到目的呢？這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像大家所說的，主要地是由於內蒙的封建統治者引狼入室，打着「自治」的招牌，勾結異族侵略者，出賣民族利益，以鞏固其特權地位。如德穆楚克（德王）、李守信、白雲梯、吳鶴齡等蒙奸，便是這種人物的代表。每個朝代出賣內蒙土地的是他們，叛變和破壞民族解放運動的是他們，和張作霖、吳俊陞結親家的是他們，到蔣介石門下去做官的是他們，幫助日寇奴役內蒙人民打外蒙兄弟的也是他們。大家可以想想，內蒙的這些封建統治階級，除開製造落後、愚昧、貧窮、困苦、衰弱，除開搜刮民脂民膏維持他們自己的特殊生活外，有沒有真正替內蒙人民辦過一件好事呢？

慘痛的歷史教訓是：依靠封建統治階級，內蒙人民決不可能得到解放，相反的，只有日益走向被

異族侵略者消滅的道路。內蒙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只有堅決與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後，內蒙爲什麼又能獲得解放呢？爲什麼又能建立東西蒙統一的自治政府呢？內蒙人民幾百年來的迫切要求爲什麼能一下達到目的呢？

這主要是由於蘇聯外蒙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積極幫助，特別是內蒙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英勇奮鬥的結果。沒有蘇聯與外蒙出兵，日本帝國主義能不能迅速打垮？東北和內蒙能不能迅速解放？顯然，是不可能的。幫助弱小民族求得解放，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天職，是列甯、斯大林規定的國策。外蒙經濟上比內蒙還落後，然而他們已解放了二十五年之久，這就是由於有強大的蘇聯的援助。對於這個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大家應有清楚的認識。

在蘇聯和外蒙從內蒙撤兵以後，蔣介石匪幫就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向中國人民開火，其中也向內蒙人民開火。他們把德王用飛機載到重慶和北平，又把李守信送到東北。傅作義、杜聿明同時向東西蒙進攻。這時一切大小蒙奸，都蠢動起來，一切反動分子仍想繼續坐在內蒙人民頭上。可是，這一次蔣介石匪徒和內蒙的反動分子却沒有達到目的。人民解放軍在長城內外，粉碎了蔣匪軍的進攻，使得內蒙局勢穩定，能夠順利進行各種民主改革。毫無疑問，沒有人民解放軍在東北、華北、西北和華東、中原的勝利，內蒙將繼續被國民黨反動派、美帝國主義和內部封建統治者所侵略和奴役。單獨依靠內蒙人民自己的力量，要粉碎國民黨匪軍的進攻是不可能的。對於這第二個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也應有清楚的認識。

當然，沒有內蒙人民自己的努力，選擇了正確的解放道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與人民解放軍合作，從而迅速發展了革命力量，內蒙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生動的歷史教訓是：內蒙只有在蘇聯與外蒙擊敗日本的援助之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領導與幫助之下，只有在內蒙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當家的條件之下，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大家應拿這些生動的歷史事實，來廣泛的教育幹部和廣大人民。

從內蒙解放的道路證明，我們黨的民族政策，是一貫正確始終不渝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即宣佈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各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從各方面幫助少數民族的解放與發展，統一的內蒙自治政府，就是經過逐步發展而成立的。內蒙許多盟旗在其先後解放過程中，都會成立過地方性的自治政府，如抗戰時期的綏蒙政府，「八一五」後在已解放的東西各盟旗普遍成立的地方自治政府。現在因為戰爭的原故，有些盟旗還需暫時委託解放區其他地方政府管理。但是隨着形勢的開展，內蒙自治政府的統一性必更加强。在全國解放後，則將按照自願和民主的原則，由中國境內各民族組成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毛主席論聯合政府）。內蒙自治政府，將是這個聯邦在國境北部的主要組成部分。

前面講過，沒有先進的兄弟的帶有決定性的幫助，內蒙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現在是否可以不需要幫助了呢？毫無疑問，內蒙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還需要長期的大力的幫助。例如，王爺廟發生了瘟疫，就必須由外面派防疫隊去；游牧區的畜瘟，花柳病，沒有近代醫院，是不可能治好的，這就需要外面的幫助。總之，內蒙在各方面都與中國其他部分不可分割，決不可能幻想離開中國內外友鄰民族（如漢民族、蘇聯、外蒙等）的團結幫助，而能够孤立地求得自己的鞏固發展。內蒙如果在經濟文化各方面，不努力追上漢民族、那末所謂民族平等，也將是落空的。如果內蒙的經濟狀況，老是停留在「茶布水烟糖，牛馬駱駝羊」的水平，那麼，經濟上的長期依賴，必然造成政治上的長期依賴。這樣，內蒙民族實際上就並沒有真正獲得解放。只有從經濟、文化上真正提高，才能有實質上的、而不僅是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只有這樣，內蒙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優良的歷史傳統才能自由發展，內蒙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這就是我們黨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堅定不移的政策。內蒙黨的每一個同志，都應深刻了解這一

點。

二、內蒙工作的現狀

內蒙工作的現狀，要用一句話來說了就是成績很大，但基礎還不够穩固。

廣大內蒙人民，自己選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正確的民族解放道路。這是「八一五」以來內蒙工作中最基本的收穫。因此，在許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

首先是衝破各種障礙，經過自治聯合會的一個準備階段，終於成立了幾百年來未有過的東西蒙統一的真正的人民的自治政府，並創建了內蒙人民自己的軍隊。這個政府和軍隊，積極參加了全國的解放戰爭，配合東北，華北解放軍作戰，肅清了內部的土匪，保衛了內蒙人民勝利的果實。

其次，培養了三千多幹部，訓練了幾千知識分子，發展了四千黨員，和幾千青年團員。在這一基礎上，勝利地打垮了內部反動分子的各種破壞抵抗和妥協投降的陰謀。

再次，農業區進行了土地改革，廣大貧苦農民獲得土地與耕牛，有了自由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其他半農半牧與游牧區，也在進行各種民主改革。從此，內蒙的經濟發展，開始得到了廣大範圍的自由。

在多年的曲折鬥爭過程中，內蒙人民找到了他們自己真正革命領袖——雲澤同志。內蒙任何一個假仁假義的封建上層人物，在雲主席的革命立場、光榮歷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響。

內蒙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現在是空前提高了，歷史造成的蒙漢民族的隔閡和對立，也在逐漸消除。

這是內蒙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這是全內蒙人民、內蒙軍隊、內蒙共產黨英雄奮鬥得來的勝利。這一勝利奠定了內蒙自治政府今後發展的基礎，幫助了全國的革命事業的前進，並且給中國其他少

數民族，樹立了求解放的榜樣。

但是，現在是否一切事情都辦好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呢？很顯然的，還差得很遠。內蒙工作的基礎，還不够穩固，還有許多問題。

首先是羣衆的組織性與覺悟性還差。經濟文化方面積極的發展還待極大的努力。游牧區的工作剛開始做，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工作很粗糙，發生了許多偏向，有的地方搞亂了，西蒙還有部分地區沒有解放。

其次，幹部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還很低。老幹部少，經驗也差，能掌握一個局面的不多，新幹部提拔快，掌握政策更困難一些。至於管理財政經濟建設，以及各種專門技術的幹部更爲缺乏。西局面面進一步打開後，也要準備派一批幹部。因此，在幹部的質量與數量方面，遠趕不上形勢的發展，需要努力提高。

此外，內蒙外部與內部的敵人還存在。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和蒙奸反動分子，對內蒙是決不會死心的。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樣，很看重內蒙這塊反蘇反共的「前進陣地」。他們在內蒙附近設立了專門的特務機關。想盡千方百計，來破壞內蒙人民的事業；特別是想利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來進行各種挑撥陰謀。因之，你們應教育幹部，和廣大人民，提高嗅覺，分清敵我，防止特務分子和反動分子進行各種陰謀活動，破壞內蒙人民的勝利事業。

三、內蒙黨當前的政策

你們替內蒙人民辦了許多好事，但在平分土地運動的很短時期（約兩個月）內，也發生了嚴重的左的偏向。譬如半農半牧區和個別游牧區，也照樣平分土地。工商業也有被侵犯了的。個別地方，羣衆在反對蒙奸惡霸鬥爭中，掌握不清，有錯殺了人的現象。有的地方，曾發生拆廟焚經打喇嘛的行爲

等等。這主要是由於我們領導幹部，對內蒙的複雜情況了解很差，犯了主觀主義急性病和尾巴主義的錯誤所致。有的同志有所謂「順手牽羊」的思想（斯大林曾稱此種急躁病為「馬上共產主義化的騎兵式的襲擊」），對內蒙具體的經濟環境，階級結構，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一切特點，及人民的心理感情，缺少深入的了解與分析，機械地搬運漢人區的一套。而蒙古新幹部更缺乏經驗，盲目性很大，有的由於自己的家庭成份的顧慮，不公開提意見，有着嚴重的迎合性，不能採取對人民更負責的態度。這兩種情況一結合，就不免火上加油，事情更易於辦糟。

馬克思主義，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在實際工作中碰的釘子，教導我們：在內蒙實施黨的各種政策，每進行一項重要措施，必須分別不同地區，不同情況，使之適合各個具體環境。必須照顧民族特點，羣衆覺悟和幹部條件，採取慎重的、緩進的、有步驟、先後的工作方法。否則，「有好心，無好報」，看起來很革命，實際上不革命。例如宗教，這是一個羣衆性的歷史性的問題，甚至蘇聯到現在也還有它的殘餘。而我們有的同志，竟強迫蒙人毀佛像。結果，羣衆在牆上挖洞，將佛爺藏在裏面，外面用泥糊泥上，照舊磕頭。這些同志不明真相，還自誇這一下「破除了迷信」。這是何等幼稚的行爲，這種幼稚的行爲，這種主觀主義的急躁輕率現象，今後必須力戒。

關於內蒙打擊誰、團結誰的這個根本問題，有許多幹部過去是沒有搞清楚的。內蒙的基本革命隊伍是工人、貧雇中農、牧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及其他一切勞動人民，這是內蒙民族的主體。但擁護內蒙自治政府、贊成民主改革的人，都應團結在一起，以便建立廣泛的內蒙民族的反蔣反美統一戰線，集中力量打擊少數的大蒙奸、惡霸分子。

從這個根本觀點出發，經過內蒙黨委和大家的研究，內蒙現階段革命的基本政策，主要應包括以下幾點：

（一）承認內蒙境內的土地與牧場，爲內蒙民族所有。廢除內蒙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與牧場所有

制。

(二)廢除封建階級一切特權(不負擔公民義務、強迫徵役、無償勞動、私買公地等)，廢除奴隸制度，一切奴隸宣告完全解放，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

(三)廢除土地改革前農村中一切地主、王公、高利貸者對貧苦農民與牧民的一切債權。但雇貧中農與牧民間的債務、商業買賣間的債務，不在廢除之列。

(四)農業區實行耕者有其田，原來一切封建地主與廟宇所佔有的土地，一律收歸公有，按人口統一分配給所有無地和少地的蒙漢人民。對蒙古一般富農的土地不動，堅決保護中農。土地分配後，應即承認各階層人民，對於其所分得與保留之土地，有自由經營、買賣與特定條件下出租之權。

(五)牧畜區實行保護牧羣，保護牧場，放牧自由，在牧民與牧主兩利的前途下，有步驟的改善牧民的經濟生活，發展畜牧。

(六)在半農半牧區，發展農業，發展畜牧。適當地提高貧苦農民與牧民的生活。

(七)取消蒙租(註一)。蒙漢人民對於自治政府，應有同等的公平負擔與公民義務。

(八)蒙古人民信教自由。喇嘛不許有公民以外的特權。

(九)加強蒙漢人民的團結，在內蒙境內的蒙漢人民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律平等。

此外，在不同地區應採取不同的具體政策，農業區地主的土地耕畜財產沒收平分，同時必須留給與農民同等的一份。大蒙奸惡霸只本人不分，出租戶口地(註二)之小地主，其財產不分，其土地一般不動。蒙人除惡霸大富農外，一般富農的土地財產不動，已分者維持現狀。中農堅決不動，只分進，不分出。半農半牧區農民佔優勢者，大地主的大鵝地(註三)與耕畜，實行平分，牧羣不分，小地主與富農不動。漫撒地(註四)一律不分。牧業佔優勢者，大牧主的耕畜分給牧民，但耕畜與牧畜必須嚴加區分，並嚴禁分散牧羣。個別大蒙奸惡霸的土地、牲畜、財產經盟以上政府批准沒收後，土地

可分給農民及願種地之牧民。但對於牧畜，應作到不拆散牧羣，由政府統一管理，組織牧民放牧，適當改善農牧民的生活。半農半牧區經濟發展方向，爲農業或牧業，依據羣衆自願與自然條件決定，並應保護牧場。游牧區廢除王公貴族上層的一切特權，廢除奴隸制度。在牧民自主兩利的前提下，有步驟地適當提高牧工工資，改善放牧制度。除大蒙奸惡霸經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沒收，其牲畜財產由政府處理外，一般大地主一律不鬥不分。有步驟地進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政權，發展畜牧經濟，保護牧場。

以上這些政策，主要是根據今天內蒙主客觀情況，民族特點，經濟性質，羣衆覺悟和幹部條件提出的。忽視這些，我們就會犯錯誤。

註一：「蒙租」爲過去漢人對蒙人一種田賦式的輕微負擔。

註二：「戶口地」是蒙古王公賞賜給其下屬當差者的少部土地。

註三：「大鵝地」是蒙古比較農業化的一種耕田。此項耕地很肥美，經過人工整理鵝段，固定常年耕種不扔者。

註四：「沒撒地」是不固定的耕地，將草地開出撒下種子，不鋤不翻，收割後就把它扔了。

四、加強蒙漢幹部團結

這次會議，反映蒙漢新老幹部中思想認識上還存在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就是對待民族問題的認識上尚有偏差。這種偏差，在形式上表現爲蒙漢幹部關係問題，以及領導關係問題（內蒙若干盟旗黨的負責人多是漢人老幹部），而在實質上是民族主義傾向問題。如何在思想原則上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內蒙黨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個問題如不能很好解決，其他一切工作、一切問題就都不好解決，內蒙的革命車輪，就不能順利前進。

在內蒙工作的漢人幹部，絕大部分是努力的，有成績的，蒙漢幹部關係，基本上也是團結的。但是漢人幹部容易有大民族的優越感，容易習慣漢人區的一套作法，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幹部，覺得蒙古的新幹部未經過考驗，不善於對他們採取遇事虛心商量和耐心幫助的態度，而往往包辦代替，不尊重蒙古幹部，甚至給他們亂扣帽子。平分土地時，在左傾影響之下，有的旗政府無形中取消了，只掛縣政府的牌子，出完全漢文的縣政府的佈告，蒙古小學也有停辦了的。後來在糾正偏向時，又有個別地方在補償中農時，不補償蒙古中農。有一個地方的負責同志，甚至認為蒙古人不會種地，主張好地分給漢人，壞地分給蒙人。蒙漢聯軍部隊裏面，發生不許蒙古兵說蒙古話的事例。這些雖屬個別例子，但值得我們嚴重注意。此外，漢人幹部不安心，「五日京兆」、「作客思想」相當嚴重。因此就不能積極溝通與蒙古同志的關係，不能專心一意研究蒙古情況，不願學習蒙古語言文字，不能細緻體會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

以上這些情況，不論其表現形式如何不同，不論其程度的輕重，其思想實質可說都是大漢族主義的殘餘，或受了大漢族主義的影響。斯大林會批評過這種大民族主義思想說：「在邊疆工作的大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在強國民族生存條件之下長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壓迫。因此他們往往縮小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或是完全沒有顧及到這些特點，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慮到某些一些民族的階級構成、文化生活、過去歷史的特點，使黨對民族問題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這種情形，其結果便弄成放棄共產主義，傾向於大國精神、殖民主義、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方面」（聯共十大大會民族主義報告提綱）。這一指責，就好像是對着我們今天許多同志的情況說的。

我這樣一說，許多同志也許會很不舒服。當然，犯這些思想毛病的同志，一般都是不知不覺犯的。他們過去長期在解放區生活，有了一套現成的作風和工作方法，其中有些在一般解放區本來沒問題的，但一用到內蒙來，就發生問題了。漢人同志首先應該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為內蒙人民辦好事

，長期的服務。毛主席規定的爲人民服務，是不分漢人、蒙人或回人的。「共產黨人應當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與發展」（論聯合政府）；無產階級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被壓迫的或依賴的民族解放運動（斯大林）。這是馬克斯主義！「國際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漢人幹部應了解他們工作的偉大意義，要安心工作，同時應堅決克服上述各種思想的偏向。學習蒙古語言文字，注意民族形式，深刻體會蒙古羣衆與蒙古幹部的心理感情，研究分析內蒙的社會情況，耐心幫助蒙古同志，並向他們虛心學習，把工作做得更好。

內蒙古新幹部一般地有許多優點。他們一般地工作積極，艱苦奮鬥，能够服從上級組織的決定。他們作了許多工作。內蒙黨今後的發展，主要依靠他們，因爲內蒙的老幹部數量有限。但他們中間有的同志在思想上還有一些錯誤的觀念。其中基本的一條是階級立場模糊，容易把民族與階級對立起來，說什麼「民族鬥爭光榮，階級鬥爭狹隘」，說共產黨是「漢人黨」，「內蒙共產黨是漢人建立的」等等，對漢人同志的幫助，有時不是採取積極歡迎的態度。這些思想都是根本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不了解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聯系，不了解真正的民族鬥爭，實質上就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是勞動人民中間最先進的階級，它是代表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的，而勞動人民是民族的主體。內蒙民族的主體是工人、貧雇中農、牧民和其他一切體力與智力勞動人民。黨是階級的代表，也是民族的代表。內蒙黨的任務，就是爲全內蒙的勞動人民辦事，辦好事。只有這一條，別無其他。因此，每一個忠於內蒙人民的革命者，都應對內蒙共產黨無條件信任，去掉一切懷疑。關於內蒙的解放與發展，必須有外力幫助的問題，前面已經講了許多。內蒙同志之所以到今天還存在這些不正確的狹隘的思想，主要是長期受異族侵略者壓迫統治，自然造成對本民族一種「衛護本能」式的思想感情所致。這種思想感情，對異族侵略者是完全正確的。斯大林對這種情況也會加分析：

「當地共產主義者，他們曾經過民族壓迫的困苦時期，還沒有完全解脫民族壓迫的夢魘，往往誇

大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放棄了勞動者的階級或是簡簡單單地把該民族的勞動者的利益跟該民族的（全民）利益混為一談，不會把前者從後者之中分別出來，而根據勞動者的利益去建立黨的工作，這種情形又弄成放棄共產主義，而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方面。（同前）

此外，有些蒙古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容易自滿自驕，遇事急於求成，好大喜功。大家應當了解，工作有成績是應該的，把工作做好，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員的天職，一切功勞應歸功於人民。沒有羣衆的勞動，試問單單幾個共產黨員能辦好什麼事？我們決不能學舊統治階級在人民之上的觀點，個人、我，總是渺小的，只有人民才是偉大的。我們應多向羣衆學習，多在工作中總結經驗，教育自己。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不要過分強調知識分子的作用。內蒙知識分子少，很可貴，作用很大，內蒙黨很重視；但革命的基本動力是工農，應該與工農一道前進。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應切記站穩階級立場，切記既是替工農勞動人民辦事，今後應採取對人民更負責更謹慎的態度。只有對人民對黨無限忠誠與老實的人，才會很快進步。

資產階級的大漢族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狹隘民族主義這兩種傾向，目前在蒙漢幹部中，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相當普遍存在的。它成為我們前進的障礙物，我們必須堅決與這兩種傾向作鬥爭。漢人幹部應自己堅決擔負起反對大漢族主義的鬥爭，把它進行到底；蒙古幹部應自己堅決擔負起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鬥爭，把它進行到底。應該指出，前一種鬥爭，關係更加重大，因為在若干地方黨的負責人，目前還多是漢人同志。只有把這兩種鬥爭進行得好，蒙漢幹部的團結，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五、今後要辦好那幾件事？

關於內蒙黨今後的總任務。前面已講過，現在提出當前幾件重要工作談一談。

（一）目前不再擴大部隊。內蒙解放軍現在的任務主要地是如何提高部隊的質量，使內蒙人民解

放軍更加成爲一支有階級覺悟的、並有戰鬥力的、有嚴格紀律的毛澤東式的人民軍隊。爲此，除把內蒙軍政大學辦好外，各師還必須辦短期訓練班，輪流訓練在職幹部，並特別注意工農幹部。要加強政治工作，加強階級教育，紀律教育和學會做羣衆工作。不是硬搬漢人區的一套，而是通過內蒙的民族形式，用生動活潑具體材料進行教育。軍事教育應着重實戰經驗，發揚蒙古騎兵懷悍無畏的優良歷史傳統，建立這樣一支精幹的忠實爲內蒙人民服務的軍隊，對內蒙的解放與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二)辦一個黨校，有計劃有步驟地把新老幹部從政策理論上、從實際工作上提高一步。要克服下面不願抽調幹部學習的偏向，眼光要放遠一些，即使工作暫時受些影響，也必須忍受。各方面要多培養提拔人材，要有計劃地訓練一批迫切需要的技術人員，可以輸送一批知識分子到東北各種專門技術學校學習。高級幹部要加強理論學習，學習黨的民族政策，學習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並與內蒙當前各種具體政策相結合。須知幹部質量的提高，是今天內蒙一切工作的決定關鍵。

(三)加強經濟建設，切實爲內蒙人民興利除弊，內蒙人民約四分之三在農業區和農業佔優勢的半農半牧區，因之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使蒙人耕作技術能逐漸趕上漢人，增加農作產量。此外，要用很大力量發展畜牧業，用各種方法繁殖牲畜，如改良畜種、訓練畜醫、防疫、打狼、割草蓋圍欄等；同時嚴禁宰殺母畜，反對不適當徵收牲畜，政府應有組織地發展蒙漢間公平貿易，由上而下地切實辦好合作社，廉價地供給蒙漢人民所需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公道地收買蒙漢人民所有的商品，以便逐漸消滅漢人私商中那些不正當的過份的中間剝削。毛織、皮革等輕工業要依據可能條件，開始在幾個地方認真辦好和開辦幾個工廠，取得經驗訓練幹部，逐步推廣各種經濟建設。要防止下面的假報告、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要堅決反對各種各樣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切記不要硬搬漢人區一套，不要做那些費力不討好的事。如果在經濟方面，我們辦不出好事來，牛羊照樣死，蒙人買東西照樣吃商人的虧，仍舊吃不飽穿不暖，試問內蒙人民爲什麼要擁護自治政府？

(四)加強文化建設，開辦國民學校，辦好幾個中學。必須廣泛應用蒙文蒙語，多出一些蒙文的書籍刊物，向輕視民族語文的傾向作鬥爭。加強醫藥衛生工作，多培養些醫務幹部，改造喇嘛醫生，提倡醫院、醫生下鄉，到游牧區去，減少游牧區人口的死亡。

在做好這幾件事的基礎上，內蒙古自治政府就會更好地發展與鞏固起來。統一的自治政府，是內蒙人民奮鬥的結果。內蒙黨應在各方面來加強各級政權，特別是基層政權的建設，使之從內容與形式更加為內蒙人民所衷心愛戴。

黨要求大家的，就是全心全意為內蒙人民服務，就是把以上這些事情辦好。要保證這一要求實現，除開幹部在思想政策上加強鍛鍊，還需要建立良好的工作作風。因此，目前在領導機關和幹部中存在的浮在上面、不深入下層、不了解情況、粗枝大葉等各種官僚主義傾向，需要大力加以克服，我們要是個個幹部和知識分子真正深入到羣衆中去，到農業區去，也到游牧區去，去真正埋頭苦幹，研究如何組織教育蒙人種地和漢人一樣種好，學會各種副業生產，學會辦工廠，研究牛羊如何繁殖，娃娃如何能養好。你們不要作空頭的政治家，而是要做真正有本事能為廣大內蒙人民具體辦好事的政治家，能為內蒙人民今天和明天辦好事的政治家。

相信內蒙黨和自治政府在黨主席領導之下，全體黨員緊緊團結在黨主席的周圍，一定能够克服困難，勝利前進。